

曹耀琴老师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。他是我的老师、同事和领导。比我大20余岁，是一位宽厚善良的长辈，和我相识、交往40余年。

我是1973年在高邮县曙光中学读初一时认识曹老师的。那时，曙光中学是一所完中，其总部在县人民医院西侧，分部附部分教师宿舍在人民路上。我们初一共3个班，是一排平房教室。每次下课去东面的厕所，都要经过曹老师的宿舍。他那时赋闲在家，未授课，每天在宿舍里看书。三十好几了，还未成家。他很和蔼，我们一群小孩吵吵闹闹，他也不介意，总是面带笑意。有一次，我在课间到他宿舍请教他一个数学题目，他非常耐心地解答。他的宿舍很简陋，一张床、一个木桌和一个书架。他每天都在看非常厚的硬面大书，我内心认为他一定很有学问。过了两年，我上高中了，曹老师成了我的老师，但不是教他最强的数学，而是化学。曹老师上课很亲切，循循善诱，娓娓道来，由浅入深，十分流畅。板书清秀、雅丽。他大约教了一个学期，就改教下一届的数学。他指导培养的1978届高中的成涛、朱建平获高邮中学生数学竞赛一等奖，并代表高邮赴外地参赛勇创佳绩。曹老师也一举成名。

恢复高考后，曹老师开始忙碌起来，成了高邮市数学骨干和专家，也已结婚成家。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数学专业，但长期刻苦钻研，特别是对解题技巧造诣深厚。他思路独特清晰，教授得法。一道数学题能演示多种解法，大大地拓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。一时间，声名鹊起，大受欢迎。然后是学校开设高考复习班，每晚爆满。曹老师尽情讲授，驰骋在数学天地。有一次讲到精彩处需要板书，一时找不到黑板擦，他竟用衣袖擦之，完全是一种忘我的情境。他时常讲课忘了吃晚饭，夫人冯老师将一碗面条送到教室来。曹老师对学生十分关爱，无论是官员子弟还是百姓小孩，均一视同仁，且对家庭困难的学生，慷慨帮助，全然不介意金钱。由于教学业绩突出，曹老师先后担任过学校教务处副主任、工会主席、副校长，并多年担任县政协委员，成为高邮名师之一。

今夜又梦到了父亲，醒来后胸口像被堵住了一样，很闷很疼。
父亲过世已近40年，是患胃癌死的。他那年64岁，时间停留在农历甲子年七月七日凌晨两点多，逝时下着小雨。家人们都累得睡着了，只有我守在面前。

父亲经历了旧社会、新社会的过渡。从我爷爷给的三捆稻草起家，和我妈一起筑泥屋买田置地，不舍昼夜地干了一辈子，房子拆了又砌，砌了又拆，一次次扩大，日子也渐渐富裕起来。

父亲熟读《论语》《三字经》《大学》，闲暇就给我们讲故事，猜谜语，一家子总是开开心心。父亲的民间小调也唱得很好听。那年代没电灯电视，夏天晚上大家把桌子板凳搬到外面乘凉，都抢着围住父亲坐，听他唱歌、讲故事，欢乐的笑声飞得很远很远。

父亲是个大好人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总是一派祥和。大家有困难也喜欢找父亲帮忙。那年代认干爹的人很多，有些家庭困难的，总喜欢找好点的人家认干亲，为的是困难时候有依靠。父亲的干儿子、干女儿有好几个呢。

父亲是逝世前一年冬天发现生病的，当时夜里老是失眠口干，内热不退，肚子发胀，饭吃得越来越少。叫 he 去看，老说没事，就一直这样忍着。后来家人们发觉他越来越瘦，情况很不好，五叔和哥一起带他上南通平潮，看了专科门诊，诊断是胃癌晚期。当时医学没现在发达，没有化疗放疗的说法，要么保守治疗，要么手术，可手术是要好多钱的。当年我家的经济条件是治不起大病的。父亲很执拗，决定开点药回来吃。

到了收麦子的时候，父亲的胃开始出血，起先只是咳血，不久就偶尔吐血块了。吃药也没有用。问疼不疼，他总说不疼，可夜里总听到他的呻吟声……看着父亲渐渐消瘦得皮包骨头，一家人

乡下带来的炮竹花

□ 陈绍祥

孙女珊珊酷爱养花。三年前回高邮临泽老家走亲戚时，见邻邵院子前一簇簇盛开的炮竹花，羡慕不已，便是要了种子，准备带回南京种。邻居说：“这花好侍候，记得施肥浇水就行。”

在老家周边，长炮竹花的很多，庭院里，菜地边，大路旁，随处可见。花开时，像一串串长长的鞭炮，又像一条条红色的彩带，久开不败。种田人没有闲工夫侍弄花草，这炮竹花根本不需要人精心养护，冬季种子落地，来年春季发芽，夏天雨水多，长成壮苗，秋天开出一串串红花，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花是红的，种田人脸色是黧红的，当然希望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。

第二年“五一”小长假后，我才想起种炮竹花的事。在钢筋混凝土从林的城市里，种花不是易事。我找了一只大的旧花盆，在一处建筑工地用塑料袋带回了土，用面的排筛物拌入土中作底肥，趁珊珊上学的时间悄悄播了种，隔两天浇一次水。担心种子不发芽，最初将花盆放在不起眼的北外窗栅栏内。

十多天后，种子发芽了，先从土里冒出一个尖，过了几天放出了两片叶，出的苗竟有十多株。妻子帮忙间了苗，只留下五株。也许是底肥足，幼苗肥育敦的，很壮实。珊珊终于发现了放在北外窗栅栏内的花盆，提醒浇水成了她每天不忘的大事。

炮竹花越长越高，越长越壮，粗粗的干，暗红的茎，椭圆形卵叶子，生机盎然。中间的一株特别壮实，周边的四株也不示弱，挨挨挤挤，长满了一盆。为了阳光，花

回忆曹耀琴老师

□ 王俊坤

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的机会。有一次，他去上海请专家看肺部摄片，专家看罢说，这个人早就应该不在人世了。听说他还活着，而且活得很好，大惊不解，赞叹他顽强的生命力。曹老师身上始终有一种乐观豁达的精神，他是一位充满阳光的人。他既有一点旧式文人的气息，又具有比较开放开阔的眼界。他刚参加工作时，据说比较喜欢外国文学，且收藏外国电影明星画像，被人检举，说他崇洋媚外，里通外国。再加上平时说话不够严谨，常发议论，竟然被打成现行反革命，被捕入狱。在游街示众时，他头昂得很高，内心并不服。他是一个讲究气节的人。他当然不是反革命，后来作了平反。

由于成家晚，曹老师对一双儿女十分关爱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爱心。记得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，那时曹老师的孩子大约10余岁，我看见他拎着一个竹篮在大街上奔跑，气喘吁吁，十分着急。我忙问何事，他说，孩子要吃肉。他在满街寻找肉铺。寒风吹乱了他的头发，我望着他渐远的身影，深为感动，为人父者爱子心切，莫过于此。

曹老师喜欢集邮。他从中学时代就开始集邮，珍藏了不少邮品。记得他常去邮局购买邮票，并和他人交流，什么猴票、虎票、错票，什么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。曹老师为人热情不古板，西装流行后成为常服，也穿牛仔裤。晚年也打些小麻将，饮点白酒，偶尔下下围棋。他是一位知足、随遇而安的人。

曹老师退休后，继续发挥余力。他付出了巨大的心血，创办了朝阳中学，成为晚年最精彩辉煌的一笔。

曹老师一直比较乐观，身体状态似乎不错。想不到因患急性白血病，短短两三天就溘然长逝。

呜呼，曹耀琴老师已经远去，他的丰厚学识和友善儒雅的风范却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。

非常难过，都难减轻他的疼痛，可又无可奈何。

父亲的叹息

□ 韩桂兰

回来。因为我和姐都是旱鸭子不会游泳，而撑麦船要过一条很宽的河，并且要撑几里地，对于我这个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真的不容易。可没法子，姐负责在船后掌舵，我在船头拿篙，到场头的时候，浑身已经被汗水和河水湿透了。

父亲看到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很是心疼，连忙说：“赶快吃饭，吃饭！”我们一边吃饭，一边向父亲汇报装麦把的过程，还有地里棉花钵子的情况。父亲听得很入神，还表扬了我们几句。一阵风卷残云，?我们很快嫌饥饱了。我从桌边站了起来，父亲看着我笑着说：“今天你妈煮的饭很好吃，我也吃了一碗！”我?听到父亲高兴的口气，看了他一眼，说了句：“吃一碗饭有什么好说的！我刚刚才吃了三碗呢！”说完就走开了，却听到身后长长的叹息声。回头看到的是父亲满脸的失落和眼里隐隐的泪光。我忘了父亲已病入膏肓，很久不能吃饭了！

从那以后父亲经常大口大口地吐血，再也不能吃妈妈煮的香米饭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父亲长长的叹息总是在耳边响起，父亲眼中的泪光也常在脑中闪现。

盆搬到南外窗栅栏内。天热了，又搬到北外窗。

转眼到了七月中旬，长势旺盛的炮竹花正经历着高温的炙烤。早晚各浇一次水，炮竹花还是少了一点精神，叶子下垂。又在花盆中加了土，才重新振作起来。

八月初我因事离家一个星期，返回时仍是桑拿天。刚入家门，珊珊哭着告诉我，奶奶忘了给花浇水，炮竹花全晒死了。我大吃一惊，哪里还有炮竹花矫健的身姿，枯卷起来的叶子吊在失去水分的茎上摇晃，盆里的培土裂缝纵横交错。

我放下行李包，轻轻剥去垂挂的枯叶，剪掉上半截枯萎的花杆，留下尚有生命迹象的下半截，捣碎硬如石头的培土，连浇了两遍水，泥土发出滋滋的声音。珊珊拉着我的手，脸上满是狐疑，“爷爷，炮竹花还会活吗？”我很有信心地回答，“会的，一定能活，还会开花。”

果然，连浇四天水后，留下的茎杆上全都冒出了新芽，一处，两处，三处……油油的，嫩嫩的，像刚出生的婴儿。

冒出新芽的炮竹花柳足劲地长，嫩芽长成一片片嫩叶，新的茎枝伸出了臂膀，暗红的茎，椭圆形的叶片，又是满满一盆新绿。

不知不觉过了霜降，老家那边的炮竹花盛花期已过，满地的花瓣像刚燃放过的炮仗屑。我家栅栏内的炮竹花受了大的磨难，枝叶虽已如当初，可花期延后了。珊珊天天盼着开花，不知观察了多少次，每次都焦急地问，“什么时候开花啊？”又过了十多天，有花苞了，又过了三天，开出了一朵小红花，又过了几天，中间最大的一株开出了第一串炮竹花，周边的四株也次第开了花。在寒意渐浓的初冬，百花均已凋零，眼前这深绿的叶，火红的花，十分养眼。

曹老师前半生是比较坎坷的。他由于家庭出身不好，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。又由于肺结核病，被判为“半条命”。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曙光中学任教，和曹老师成为同事，

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

——高邮市中医医院院歌

□ 雪安理

大运河边秦少游的故乡
有一个敬佑生命的地方
高邮中医院春风荡漾
我们用爱呵护着老百姓的健康

不忘初心服务群众
望闻问切妙药良方
牢记使命全心全意
送给老百姓温暖的阳光
我们是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
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

大运河边秦少游的故乡
有一个敬佑生命的地方
高邮中医院放飞梦想
我们用心护佑着老百姓的健康

中西结合创新发展
养生康复积极预防
医学宝库发扬光大
送给老百姓幸福和吉祥
我们是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
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

高歌欢庆新时代

□ 黄学根

神奇科技呈精彩
高歌欢庆新时代
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
无人驾驶收割机
自己会直跑，转弯像舞者灵巧
来来往往，席卷麦穗
边边角角照顾到
小伙田头哼小调，待打包
姑娘发微信，乐滋滋，问电商麦价是多少
“三农”飞歌冲云霄

二、两栖飞机鲲龙号

上天如鲲鹏展翅
下海似蛟龙击水
灭大火，水舱悬天河
海上救人与时间赛跑
地震运物资争分秒
休闲带你登五岳游四海
赏人文景观，览山光水色
两栖飞机鲲龙号
疾飞漫游随意调
世界一流中国造
孔明、鲁班在天之灵
连夸大师黄领才的创新妙

三、航天

谁说登天难
刘洋飞月只等闲

天还未亮，母亲就急促地叫醒曾双：“曾双，曾双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

曾双一骨碌翻身，努力睁开惺忪的双眼，一看手表，焦急地说：“啊，都5点了！”他三下五除二穿好衣服，急急忙忙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。

“吃点东西再走吧。”妈妈在后面拉着他说。

“来不及了！”话未说完，曾双已骑上车匆匆消失在黑暗里。

曾双是一名医生，1987年分配在临泽医院工作。从临泽到家没有直达班车，回家一趟很不方便。工作几个月，刚积攒了一点钱，他就赶紧买了一辆自行车。只要有时间，他就骑车回家看看妈妈。晚上下班后骑回来，早上一大早再赶回去。在单位，他心中挂念妈妈；回到家，心里又放不下病人。

从家到单位大约有80里路程，全程总共要2个多小时。骑的次数多了，曾双对每一段路心中清楚得很，哪一段该花多长时间，都心中有数。

曾双工作很认真，从不迟到，即使家离单位这么远，他也总是赶在7:30早上交班前赶到单位。

5:10，他已骑到了澄潼桥，仅花了一刻钟的时间，比平时快了2分钟。他比较满意。

澄潼河南起北澄子河，北至子婴河，全长约50多里，是曾双骑行路程中最长的一段。曾双瞪大双眼，紧紧注视着前方，借助微弱的星光疾速骑行。突然一条黑影从堤旁窜上马路。曾双双手猛勒双刹，车子死死地钉住了。前车轮与那黑影只差毫厘。随着刺耳的刹车声，接着就听到一声凄惨的猫叫。原来是一只野猫。好在是一场虚惊，没有撞着。曾双长长地舒了口气。

曾双继续骑行，他双脚用劲蹬踩，车轮飞速地旋转着，路直唰唰地向后滑去，路边的树木也在身边飞快地向后擦过。曾双猛踩了10几分钟，感觉到双腿酸胀，额头和后背也开始冒汗。他稍缓了一下，但时间紧，又赶紧加快了速度。

5:25，曾双骑到了龙虬庄遗址。

5:42，曾双骑到了张轩。

一段一段骑过，所用的时间都比平时要少。但曾双不敢懈怠，仍在匆匆骑行。

6:05，曾双看到了前方路边的灯光。他

澄潼河畔匆匆骑

□ 陈维忠

知道这是从周山桥东北端的烧饼店发出来的。这个店是一对老夫妻开的。曾双在这条路上骑行得多了，常在这里买烧饼，跟老夫妻已成老熟人了。有时遇到他们病了，还给他们看过病。

一个小时的快速骑行，这时看到烧饼店的灯光，曾双感到又饿又累，肚子在“咕噜噜”地叫。他跟往常一样，将车停在店门口，脚支撑在地上，喘了喘气，然后向店内大声喊，“大爷，两个烧饼。”便伏在车把上趁机缓缓劲。

“来了，早给你准备好了，插酥、甜的。”老汉递上两个热烫烫的烧饼。

“啊，都做好啦！”曾双接过两个黄灿灿的烧饼。烧饼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咬一口，脆酥、焦香。

“昨天下午看到你骑车回去，就知道今天一大早你要赶回去上班。”

曾双三口就吃掉大半个烧饼。大妈从店里端出一碗水，“孩子，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别噎着。喝口水。”

曾双接过水，一口气喝完，连说“谢谢”。看看时间，另一只已来不及吃了，赶紧骑车上路。

东方发亮，渐渐地看清了路面。石子铺成的路凹凸不平。刚才天黑，为了安全，曾双尽量骑行在路的中间。现在天已亮了，就沿着路边一条狭长的地带骑行。这是一条宽不足10厘米的路面，在石子路面与路边草地的接壤处，是下雨时路面的泥浆随雨水流向路边，在边缘处受到草根的阻挡，泥浆沉淀下来，形成的一条平坦地带。这里，没有凸起的石块，没有凹坑。在这窄窄的条带上骑行，没有阻绊，平稳舒坦，直驰向前。这是曾双骑行得多了才发现的秘密。

村庄苏醒了，人声、犬叫、鸡鸣，不绝于耳。一辆手扶拖拉机在前面“突突突”地开着。曾双加把劲，赶上了，超过了，不一会就把拖拉机远远地甩在后方。

终于骑完了澄潼河路。曾双看看手表，时间是6:40，他放心了，7:20前肯定能赶到单位。